距离我很“远” 谈不上旁观

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（11）班 蒋彰

说不清楚疫情于何日蔓延，于何日爆发，于何日让全民陷入口罩掩面，相顾无言的恐慌。1月20日，我已身在前往澳洲的飞机上。于这次疫情，我有一个特殊的视角。将近九千公里的距离让疫情听起来很远；微信，QQ时刻刷新的消息又让它听起来很近。

如何称得上“经历”？

有人说经历是在武汉这座城，有人说经历是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经历作为一种感官，心理上的体验，它的影响力远胜于疫情本身。

距离我很远，谈不上旁观。

当我在大洋路上看着碧海潮生，我已经被班主任拉进了“居家隔离观察群”。当我坐在海边吃晚饭时，班里有人问我到没到澳大利亚。看到微信，我信口回了一句：”你们家不去柬埔寨了？”怎料得无意言中。1.27开始，旅行社纷纷取消了旅游活动。后来，听说2.5开始国航停飞澳洲，仓惶中抢购了机票，庆幸自己登上了回程的飞机。

切实的经历让我很难做一名绝对的旁观者，更多的，我成为了一名参与者。

物理上的经历受到空间与时间的局限；心理上的经历犹如脱缰之马，在记忆的疆域里神游。我回想起前不久关于医患矛盾的那则新闻。不禁感慨：纵使前路巉岩阻遏，总有人风雨兼程。我回想起春晚舞台上白岩松的那句话：“尊重白衣天使，不仅在疫情期间，更在未来的每一天。”那一袭白衣承起了何等的分量，有生命的厚度，仁心的广度，尊严的力度。正因如此，天使二字才显得赤诚、自然。

我回想起几天前接到的国际长途。数次挂断后才想到那是快递小哥因家中无人而打来的电话。非常时期，众人的假期都在延长，总有一部分人需要加班加点。

参与疫情，并非煽动一阵恐慌，不止于寄托一份祈愿。参与的意义在于经历：听到，看到，想到。它成为个体的记忆，嵌入生活。它令我看到那些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人，它使我相信那些让我感到难以置信的事。它让我看到高贵的心灵其实只有平凡的外表，勇毅无私的人其实近在眼前。因为参与，因为经历，我恍然意识到快递小哥真的与我年龄相左，霎时百感交集，不能自已。两个充满活力的生命用自己的参与和经历演绎着不同的生命轨迹。这是选择，这是生活。就在这一刻，我明白我从来都不高人一等，惭愧于自己在过去不自觉的盛气凌人。他可能只比我大一两岁啊！当我的经历在那一刻与他发生交集，个体的经历赖之以形成，沿着另一条轨道，我仿佛能看到另一段经历。这段经历由我当下所处的这一点延伸，向过去，向未来。我看不真切，因为我们即将分道扬镳。然而那条明灭曲折的道，已经印入了我的心灵。

参与疫情，不仅于疫情中的经历，更有经历外的经历。每位个体的经历因交织而联系。针对这一特殊的日期，它成为了一种群体的经历，民族的记忆。一次苦难，总会带来一次洗礼。它改变了我们。否，它令我们对生命之情更加热烈；对生活之感更加深沉。从03年的非典到20年的疫情，民族的记忆通过经历体验的方式切实地传递。公众号上有这样一则标题：一群孩子穿上白衣，随即奔上防疫的前线。“03年非典，我刚上幼儿园，那时候全社会保护我。现在我是一位普通的医护人员，由我来保护你们。”一代人言传身教，一代人刻骨铭心。站在民族的角度，以时间为尺度，经历意味着重塑，意味着重生。

北京时间2020.2.3 22:46

悉尼时间2020.2.4 1:46

回程的飞机上